

## 陌生的温暖

□欧阳健

1979年元旦，我只是僻处苏北金湖的乡村中学教师。有一次，我贸然向广东省社科联主办的《学术研究》投稿。编辑部一个半月后就回了信，接着就在第二期发表了我的《柴进·晁盖·宋江》。这是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论文，也是我踏上古代小说研究之路的第一步。

四十多年来，我一直寻找这位提携我稿的编辑，却始终没有结果。2020年3月5日，老友俞润生发来《牧惠与〈红楼梦〉》一文，介绍牧惠“1977年3月，调任广东省《学术研究》杂志第一副主编”文字，这使我眼睛一亮。牧惠原名林文山，1977年3月到1980年12月期间，他时任《学术研究》第一副主编。我立刻想起起来，《学术研究》1979年第2期发表了拙作的同时，也发表了林文山的《关于〈水浒〉的几点讨论的意见》，与拙作构成《水浒》讨论的栏目。当时刊物没有标注主编、副主编，不知道林文山正是《学术研究》负责人之一。

1980年5月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全国招考研究人员，规定凡高等学校本科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者均可报考。在江苏省270名报考者中，我是少数拿出文凭的人。然而，就是凭着《柴进·晁盖·宋江》及《〈水浒〉“为市井细民写心”说》《重评胡适的〈水浒传考证〉》等文章，我被认可具“同等学力”，最终录取为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。这是我人生境遇的转折。我常常在想，如果没有当初那几篇文章，我那后头四十年的历史就要重新写过。

1982年，江苏省新发现一批关于施耐庵的文物史料，于是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在兴化、大丰召开考察座谈，我受命参与筹备工作。所里邀请的《水浒》专家中就有林文山，工作单位是《红旗》杂志社。他因故不能前来，只是写了回信。信中说：“我衷心拥护

## 最素白豆腐

□胡玲

年少时，最不爱吃豆腐。饭桌上豆腐，我不下筷子，母亲常念叨说鱼生火肉生痰，白菜豆腐保平安，还说豆腐蛋白质含量高有营养，我心里总是充满质疑和不屑的。那时的我总觉得大鱼大肉才是好生活，浓油重酱的菜才食之有味，白菜豆腐之类的，总认为是清贫的象征，嫌弃它过于寡淡，咀嚼无味。那时，我渴望走出这豆腐一样的素调子生活，梦想着像天上的飞鸟一样，能够飞出家，向远方，去看外面的浓墨重彩，繁华如锦。

毕业后，去了南方某大城市，找了份外企秘书工作，繁华的大城市，新的朋友，丰盛的美食，让我乐不思蜀，那年，我没有回家过年，春节前夕，父母打来电话叫我回家，我总以火车票不好买或加班等理由婉言推掉。身处喧嚣的快节奏都市，时间一长，新鲜感消失殆尽，取而代之的是工作的压力和身处异乡的漂泊感。第二年冬天，我在工作中遇到一些小委屈，一气之下辞职了，风尘仆仆赶回了家。

到家时，已是深夜。母亲接过我手中的行李，说，大冷的天，饿了吧。母亲立即去做饭，他们早已吃了晚饭，橱柜里只剩下两块豆腐，母亲说，太晚了，做个豆腐让你凑合吃一顿，明天再给你做好吃的。

灶火燃起，锅热了，母亲往锅里倒进菜籽油，油沸了，把切好的豆腐放进去了，小火煎至两面金黄，加入红油豆瓣酱、剁辣椒、山胡椒等，撒上葱姜蒜，然后加水淹没豆腐，倒些酱油，大火焖煮一会，让豆腐充分入味后起锅，盛进火锅里。

母亲做豆腐时，父亲已经把火锅炉子里的炭火生起了。母亲把豆腐火锅端到炉子上。炉子里，木炭烧得火红透亮，跳动的火苗像一朵朵红花绚烂绽放，融融暖意在屋子里荡漾开来，驱走了我身上的寒意。豆腐在炉

## 柳色青青春意浓

□李忠元

清明一到，阳光暖起来了，春天婀娜多姿，一路脚步轻轻，像个温柔的少女，飘然而至。

春天一来，江河解冻，春风扯起长丝线，一路劲吹，就像一位匠心独运的画匠，拿起一枝七巧玲珑的画笔，用心点染这世界，让眼前这世界顿时春光明媚。

村前的池塘化开了，岸边的垂柳也在这美好的春天里萌动着激情，宣泄着好奇，伸出只毛茸茸的纤手，以抒发要孩的姿态，在空中温情摇曳。

最是一年春好处，绝胜烟柳满皇都。初春里，春风起处，街边婆娑的春柳泛起缕缕青烟，像一幅幅恣意挥洒的水墨山水画，饱含着的希望。

只几天的光景，那柳叶就如刚脱壳的鹅雏，拱出簇簇嫩黄，一点点凑起来，就在枝头笼上一层绿，淡淡的，活像起舞少女披着一层薄如蝉翼的绿萝纱，裙摆还随风飘来荡去的。

柳树是属于春天的，春天来了，春柳就伸展腰肢，展示她的风情万种的美丽。在春风的爱抚下，柳条上开始长满毛毛狗，以风情万种的姿态，随着婀娜的柳蔓，在风中摇摆，奏响青春激越的旋律。

从小时候起，我就与柳树结下不解之缘。那时候，村前有一泓清澈的青草池塘，柳塘边上围了一圈儿，种植的全都是姿态婀娜的垂柳。每年春来，在春风的吹拂下，柳树萌发新枝，纷纷吐绿，笼上绿纱的柳条倒映在清清池塘的水面上，与蓝天白云相映成趣。站在岸边，水清澈，天蔚蓝，遥相呼应，水里映着天，天上白云飘，岸边百草丰茂，鸟语花香，柔软的柳条随风飘荡，碰到水面上，就漾起一圈又一圈涟漪，一派诗情画意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物质相对匮乏，没有什么儿童玩具，但柳笛却是我们的爱物。春天一到，我们就聚集于村前的池塘，折柳条，做柳笛，极尽玩乐之能事。可以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，是做柳笛的好材料。

其实，柳笛的做法非常简单，取一段新鲜柳条，一头环剥去皮，攥住白色的枝干，另一只手反向轻轻地拧柳条表皮，直到感觉这段“简皮”从枝干上脱落，再慢慢抽去枝干，用剪刀两头剪齐，再用小刀片轻轻刮掉一端的小段青树皮，做成吹嘴。此时柳笛即已做成，将有“吹嘴”的那端含在嘴里用力吹，使气体从柳笛中冲出，就会发出悦耳的“笛”声了。

做好了柳笛，我们又戴上扫

季反向轻轻旋拧柳条表皮，直到感觉这段“简皮”从枝干上脱落，再慢慢抽去枝干，用剪刀两头剪齐，再用小刀片轻轻刮掉一端的小段青树皮，做成吹嘴。此时柳笛即已做成，将有“吹嘴”的那端含在嘴里用力吹，使气体从柳笛中冲出，就会发出悦耳的“笛”声了。

柳树上的春天是个骚动的季节，猫冬的动物也一股脑地钻出来。与春柳相映成趣的还是鸟类。迎着还有些寒意的春风，候鸟一路飞回来了，在春柳枝头上蹿下跳，逗弄春趣。

清明时节，各种飞鸟齐聚北方，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在青青的柳枝上，召开鸟的盛会，奏成一段灵动的春景图。

春天才刚刚到来，正是一年乍暖还寒时候，柳枝才刚刚泛出一点如烟的氤氲，即将抽出嫩绿的新叶，柳莺就先知先觉，开始无比婉转地啼叫了。

在春天的飞鸟里，我对燕子情有独钟，它是报春的信使，在我幼年的家中，屋檐上曾多个燕窝，我经常坐在窗台上一边写作业，一边观察燕子，对它们的生活习性颇为熟悉。

春天里，万物复苏，飞虫们赖在青青柳枝上贪婪地啃噬洋洋的春天。燕子就穿梭于柳树丛间，充当起“巡逻警察”，将这些讨厌的飞虫吞入嘴里，顿时成了美味佳肴。

燕子吃了虫子，轻盈地飞掠水面，以蜻蜓点水之势，在平静的水面上画出一圈又一圈荡漾开去的涟漪。

燕子留下杰作，呢喃对春的爱语，凌空飞翔于湛蓝的空中，以翔舞的姿态，为春天添了几分灵动。春意愈浓！

有时，燕子停留在青青的柳枝上，齐聚一起七嘴八舌“唠家常”，以好听的莺声燕语逗弄春趣。

“飞燕衔新泥，徜徉入故居。窝巢将半筑，伉俪欲双栖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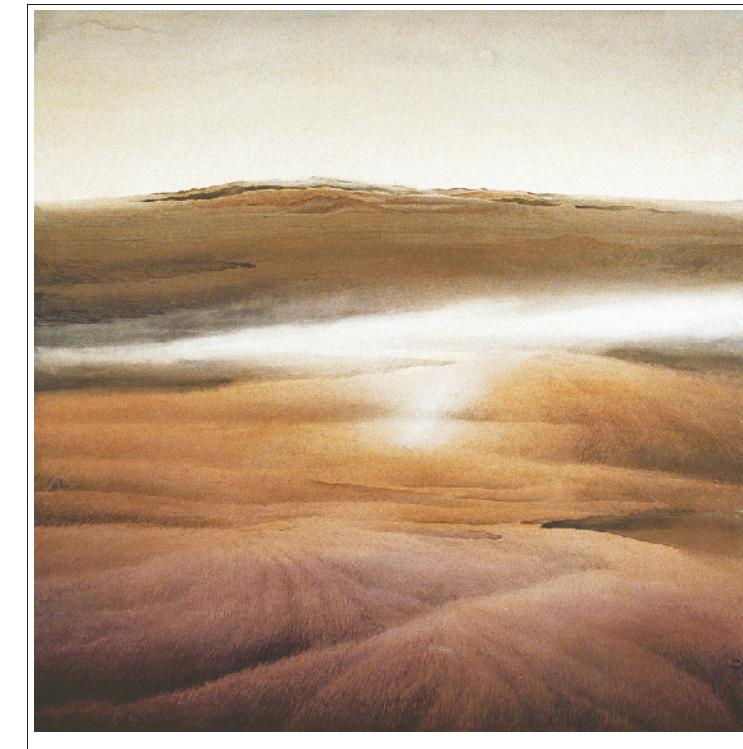
燕子本性勤奋，它们聊着聊着，就离开柳枝，从容地飞到溪水边，唤起柔软的春泥，筑巢安家，谱写一段难得的人间佳话，在翩翩起舞中更显其乐融融，让芸芸众生惊叹不已。

童年里，曾有一个老唐头，养有一对家燕，经常捧着一只旧纸盒，在池塘边随着一声声口哨，任它飞来飞去，盘旋于柳枝之间，啄食飞虫，呢喃声声，让我们好生羡慕。

此去经年，昨日的美景不再有，童年的青草池塘经常闯入梦中，岸边的那圈垂柳依然相映成趣，柳色青青，黄鹂鸣翠……

身为凡人，哪怕一生勤学苦练，学富五车，哪怕能力非凡，冠绝人间，也有逃避不开的宿命。所以人间也一直有“人生就是修行”一说。

仙侠故事中的“历劫”也正合修行之说，神仙们必得下凡到人间历练，经历人世艰难之后，才能修成上仙神。反正对神仙们的这种想象，因为虚无有，大可以发挥洪荒想象力，天马行空地敞开了思路。



大漠之暮(国画)

□李劲堃

## 天目湖人家

□巫晓玲

在苏浙皖三省交界处，有一座古老美丽的小城溧阳，前年夏天，应中学同窗邀请，我们在那小住了两天。溧阳那美如佳人明眸的天目湖，苍翠如黛的南山竹海，芦苇丰茂、盛产虾蟹的长荡湖，还有那自然恬静的田园风光，都让我流连忘返，而我最喜欢念念不忘的，还是天目湖畔林家的那座农家小院，还有那原生态的农家生活。

从南京到溧阳，车程才1个小时左右，说话间到了。当车从镇里拐进路边的乡道时，只觉眼前一亮，一道美丽的彩虹出现在我们前方，只见平坦的柏油路面，中间是红黄蓝三条实线，随着地势起伏，在一片山峦、田园和竹林之间，逶迤向远方。这就是传说中的彩虹公路了。这是溧阳1号公路，是溧阳市打造的旅游风景道，连接着旅游景区和美丽乡村，沿途风光秀丽，真是车随彩虹行，人在画中游。

师妹的家就坐落在彩虹公路旁边的山坡上，远远望去，数座白墙灰瓦的农家庭舍散落在树木和竹林之间，后面是连绵的山峦，前面是大片的稻田，恬然安静，一派江南田园风光，颇有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世外之感。

进村，得从稻田间的小路进去。这片稻田里有一畦是师妹家

的，他们家吃的米都是自己种的。从车窗望出去，只见稻谷已经抽穗，再过一两个月，便会是一片金黄了。有白色的鸟儿或飞或停在稻田间，自由自在。

不期然的，就想起了孟浩然的《过故人庄》，“故人具鸡黍，邀我至田家。绿树村边合，青山郭外斜。”

师妹的父母淳朴热情，知道我们要来，早早地备好了一桌子菜，有蒸腊鸭、白切鸡、红烧黄鳝、白灼火腿、炒笋干等等，看似家常，却自带天然的乡村气息，鸡鸭鱼菜都是自家所养所种。而最特别的还是那道溧阳扎肝，一扎扎的，枕头形状，卧在盘里，很是诱人。

溧阳多竹，从村口进来，可以看到村里人家的院落都很干净整洁，院里院外竹影婆娑，鸡鸭们在竹林里觅食散步打盹，很是悠闲自足。虽是农村，却不脏乱，从彩虹公路进来的路口，那里有个漂亮的凉亭，之前我以为是公交车站台，却原来是个垃圾站，这里虽是农村，大家却很注意环保，垃圾统一投放。难怪这一路所见，都是那么清新洁净，就连空气里都带着绿意。

师妹家自然也是种了竹子的，而且在她家院子旁边的山坡上还种了果树。听他们说，有苹果有樱桃，有梨，还有三华李，可

随彩虹行，人在画中游。

傍晚时分，捧上一杯天目湖白茶，坐在湖边树下，眼前是水波粼粼，光影变幻，仰头是蓝天白云霞光，乡村的天空是如此辽阔啊，目光延伸，越过围墙，越过竹林，只见广袤的田野上，彩虹公路蜿蜒起伏，所经之处，暖暖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，晚归的牛儿在田间吃草，夕阳挂在落羽杉树梢上，给路边的狗尾巴草镶上了金边，熠熠生辉……

## 春天里的盆栽

□陈涛

春风和煦，才下梢头，又上地头。山河解冻，大地恢复了生机。春天，也翻山越岭，悄悄来到了我家阳台。阳光照进玻璃，泛着晕，照在镂刻着花纹的乳白色花架上，轻轻唤醒沉睡的盆栽植物。

每一盆植物都有一个动听的名字，我家里养的是“唐印”、“玉露”、“碧桃”和“紫蝶”。“唐印”，顾名思义，应该是像大唐的印章，有玉的绿，印泥的红；“玉露”应该是取自“金风玉露一相逢”这句诗；“碧桃”的每一片叶子都很肥硕，所以取名碧桃；“紫蝶”像一只展翅欲飞的蝴蝶。

人过中年，尝遍人间美味，看透人情冷暖，最后向往的只是一块豆腐、一杯清茶的简约禅意和平静安和。

过了漫长的冬天，迎着春风，“唐印”绿里透红，与众不同；“玉露”就像一枚枚玉石雕琢的露珠，晶莹剔透；肥硕的“碧桃”，安安静静地绽放成一朵莲的形状；“紫蝶”开枝散叶，好像一碰就会飞走。

这些植物没有高大的身躯，也开不出妖妖艳艳的花朵，它们娇小玲珑，色彩清新，身姿挺硕，深得人们喜爱。人靠衣装，植物也要盆装，才能更好地展示气质。于是，“唐印”配青花白如玉，“玉露”配白瓷明如镜，“碧桃”配陶罐相映成趣，“紫蝶”配素釉明如月。每一盆都



是精雕细琢，精致动人。

每一盆植物都精神抖擞，装点着阳台一角的春。

远远望去，满眼葱茏。

每一位来家

的客人都为多肉植物的气质折服。于是，我的医生朋友要走了我的“唐印”，绿红交融，他需要冷静和热情；我的书法老师要走了“玉露”，她要冰清玉洁，心无旁骛；我的司机朋友要走了“碧桃”，他要聚精会神，心如止水；我女儿笑言要把“紫蝶”送给春风，让“紫蝶”随风舞动。

## 微信群絮语

□陈锡忠

微信群中我最珍惜两种人：一是常与你分享有价值信息的人；二是真心相爱牵挂的人。

你拥有的微信群越多，得到的信息也就越多，但耗费你去分析的时间就越多。日子在不断地分享中度过，也在不断的低头中消磨。

星星从不向夜空许诺光明，却不断闪烁。白云从不向天空承诺守护，却朝夕相伴。微信朋友间从不坦言思念，却时刻记挂。

现在已进入全民皆“编辑”的时代。微信由你审定发准，由你加上按语，由你收集读者反馈，能否把好关，就看你的“编辑”水准了。

你转发的微信其实已代表你的立场、看法，或认同、或赞赏，或认为亲友值得一看。此时无声胜有声，你的心声已在其中。

发微信没有彩排，一按下便是直播。

学发微信只需五分钟，但学会判断哪些该发，哪些不该发却要无数个五分钟。

你有一个苹果，我有一个苹果，交换后还是各有一个苹果。但你有一条信息，我有一条信息，交换后就不只各有一条信息。

我不喜欢在微信中争论，因为它让人们停止了心平气和的讨论。

子曰：“不学礼，无以立。”发微信也要讲礼。比如群里正在点赞某人某事，或正在悼念某人，你却插入一条无关痛痒的微信

进来，令众人怒目而视，这就叫失礼。

我微信时常想起一位哲人的忠告：“你认为有兴趣的东西别人不一定也有兴趣。”所以要敏于事而慎于发。

有价值的微信大多难得，但难得的微信未必有价值。不少微信或似是而非，或谣传，或哗众取宠。

不经大脑就随意转发一些无意思的、虚假的、负面的微信，让他为了阅读和删除而耗费时间，实属不该。鲁迅说得更严重：时间就是生命，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，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。

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微信群是按“群”分的，但不久而久之这个群也会按观点、兴趣、审美不同而或各抒己见，或冷眼相看，或愤而退群……

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说：“人性中最深切的心理动机是对他人赏识的渴望。”希望获得亲友点赞不是虚荣，而是人性的需求。希望亲友欣赏你，鼓励你，而相互关爱就在其中了。

实事求是是点赞他人是对别人的鼓励。展示一种情怀，一种胸襟，要学会欣赏、赞扬别人苦斗的点滴成绩。

微信不用多少成本，但能为你提供精神食粮；分享不用多少费用，但能增长知识。无论身在地球何处，都能心心相连。正是：付出一滴水，收获一片云。